

历尽艰辛仍觉不虚此行

□马海铁

李万华是我们之间颇有成就的作家之一。我的老朋友马钧兄看好她，给她作评论，竟一发不可收拾，洋洋洒洒写下去，直写成一本数万字的书。现在这本书要出版面世，老朋友嘱我看看，我点开书稿文档，单看目次，就把我吓住了：我从未见过如此新颖别致的目录形式，也从未见如此涉猎广泛、汹涌澎湃的博引旁征。据说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是一部打通古今中外诗心文心、又不能被归入任何学术体例的奇书。我倒不是早就慕名买了，但人贵有自知之明，一直没有勇气仔细研读，搁在书架的最上层。我知道马钧兄是钱先生的拥趸，长久以来研究钱钟书而且深得心得，对钱先生推崇备至，我想，《嚶鸣友声：致李万华书简》应是致敬《管锥编》之作。

我努力地读下去，就像攀登一座插入云峰的高山。虽然气喘吁吁，精疲力竭，却看到了奇特而美丽的风景。我看到了灵感的光华处处闪现。这部书的结构和立意多是创造性思维瞬间突发的产物，奇峰突兀，天外飞来，不免让我们这些思维平庸的人拍案惊奇；我也看到了知识海洋的广阔浩淼。本雅明曾经说过，用引言可以写成一本书。要统计马钧兄在此书中引用的语录、人物、流派和著作，这是非常困难的作业。

“我像乡下的媳妇用许多色调不一的碎布缝制出好看的布包一样，我以我的目光，飞针走线地缀补一篇篇你的文字，我便在某日，一下子就获得了一种直觉性的确定感——到目前为止，我所能搜罗到的、有关你的所有文字给予我的一团阅读印象。稍作概括，姑且名之曰古灵精怪。”整部书稿由十篇构成，以“古、灵、精、怪”为关键词。在“古”与“灵”之间，还论述了李万华散文的“诗”性，散文的“文”性，以及“笔记性”“随笔性”。勾勒和梳理了李万华创作中的“原生性精神资源”。“四气”论述当然是整篇论文的主干，其中“以‘灵气’最为精短，计4500字。本篇中先后被‘引用’的人物有刘勰（《文心雕龙》）、卡尔维诺、钟嵘、庄子（《庄子·田子方》）、袁中道（《心律》）、钱钟书（《围城》人物赵辛楣、方鸿渐）、阿尔伯特·吉尔吉（雕塑作品《忧郁》）、钱钟书（《宋词选注》）、维科、彼得·潘、仲尼、杨万里、安德烈·波切利是被引用者引出的人物。马钧从刘勰引起，迅速“兑换”成卡尔维诺，没有任何过渡，钟嵘和庄子就站在我们身后。孔子“目击而道存”的语音未落，印度因明学和佛学概念便登堂入室，还有一把日本人翻译

的梯子立在我们无法预料的墙角。接着到来的是《易经》《焦氏易林》和青海人舌尖上的方言俗语。人物和典籍之间切换自如，打通了时间和地域的隔墙，他们就像是等在某个路口，随时听从评论家穿越时空的召唤。大量、紧密的引用，聚焦于李万华的第二个品相“灵气”，最终形成“灵气”同样属于“文学的一种价值、一种特质和品格”这样的论断。在密集的引用形成的逻辑链条中，评论家不时插入形象生动的点评和概括，譬如：“你的这些造句和比喻，从来不使用现成的、旧有的表达，用旧的比喻、用旧的造句，就像火柴盒擦皮被火柴头擦秃了，就擦不出火了。你是时时更新你的语言的擦皮，以保证随时随地的闪念都能擦出闪亮的火花，匪夷所思的火花，而不是仅仅擦出一股火柴头上的硫烟。”多年前，我在阅读马钧兄一组题为《芸窗碎锦》的随笔后写道：“意象迭出、气象万千，在关于日常生活漫不经心的叙述之下，重新审视了逻辑与观念的秩序。看似随意，实际上用心深、用意奇、用词绝。在他独门所创的意境之下，生活、语词、时代都只不过是材料而已。”这些特质在这篇论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张扬。

“在文学批评中，应当推崇公正典范、努力保持独立而自由的批评者尊严”。这是马钧兄曾给我的一篇评论的编前语中的一句，当为中肯、恳切之言。读马钧兄多年，品马钧兄多年，除了作为铺垫、说明、印证的“引用”部分，如果要勾勒出他的文学评论的轮廓和范式，大致由三部分构成。从理清或曲折，或复杂，或潜伏的情节开始，以全视角的文化镜头扫描，使用技术和经验的手术刀，解剖、解析、评价这些文字和情节，给我们提供读懂它的可能。接着分析上述的情节，挖掘它们包含的独特的思想或哲学，然后用一定的价值系统匡正评价这些思想。最后，将分析评价的作者和作品置于更广阔的艺术进步的历程中，估价其所发挥或即将发挥的作用。马钧兄幽微烛照，处心积虑，在文学研究中，已然建立一套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机制，让读者透过他的评论，从文字的“表象”看到“内脏”，从情节的“血液”看到“经络”，从思想的“骨髓”看到“肌理”。“她以微观的幽深、繁密、婀娜、隐秘，缔造世界的精微与生机，缔造世界的曲径分岔，缔造世界的殊途同归。”李万华的创作如是，马钧兄的文学评论亦复如是。

书写到李万华《焰火息壤·柳湾彩陶》时，马钧兄说：“但你已经把自

己深深浸入到那些文物里，以沉浸式的体验，像巫者一般，穿越于远去的时空。你的‘仙家法术’既不玄虚，也不神秘，你最为拿手的功夫，恰恰是为玄虚、神秘、古典的知识祛魅。方法就是启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唤醒早年的记忆。你不用小心地求证，你只知道大着胆子去利用自己的经验、记忆去合理想象，去进行一次次文学化的情景再现。”读到此，我更想知道像他这样渊博而率性的评论家，在这种偏于严肃和严谨的文种中，会不会、有没有启动自己的生活经验，以改变文本整体的氛围？果然，在论述到《丙申年》结尾的文脉和语气时，他笔锋一转：“结合整篇文章，尤其是最末一段的语境，再细细品味一下，恕我直言，你的这个古今语境的混搭，还真有些‘穿帮’。转换一下我的意思，这文末的‘词’，如同新植的牙齿，它再怎么按照原本的模样嵌在空缺的地方，它也会因为没有经过恰切而周到的磨合，多多少少让舌头和咬合肌感到一些异样和不自在……”这不再是一本正经引经据典的马钧，而是牙痛的马钧，趣味的马钧，随心所欲的马钧，浮想联翩的马钧。看起来，他新植的牙齿有点水土不服。他想，要把它写到文章里，于是，就将它写到文章里。

李万华在《金色河谷·回声》中写到缠线的技艺：“爷爷的手并不灵巧，但是捻出来的毛线匀细而有弹性。我缠线团渐渐得出技巧，如果线团绕得过紧，毛线会失去弹性，我便以手做轴心，给线团留下空隙，这样绕出来的毛线团又柔软又蓬松。”马钧兄在任何“松散、宽舒，富有张力和弹性”的地方，都可以做“切口”，以期求得“不相关地相关着”。果然不出意料，他将“缠线法”蝶变为“文字章法”：“这当止是在缠线。这里你所呈现的缠法，完全适用于文章这种织体。文章的起承转合，不也同样需要时时给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意义留下‘空隙’，既不能绕得过紧，也不能绕得过松，松紧之间要保持‘又柔软又蓬松’的弹性。”如果到此结束，就不是我们熟知的马钧。他快速“切换”：“只保留文脉的内在指向和趋向，是书法上的笔断意连——我忽然发现我们书法的布局节奏，行笔走势，完全是笔记性的随性随意。”

当年蔡元培先生说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由此推测，大学者也应如此。马钧兄熟谙典籍，信手拈来，惊人的学识直将这书累积成百科全书，他庶几符合大学者的定义了。我还看到了想象的层出不穷、语言

的缤纷多彩和行文的纵横阖闾，这些瑰丽的景象，在本来比较枯燥的文学评论里稀罕看到。凡此种种，都让我有历尽艰辛仍不虚此行的感觉。艺高人胆大。没有灵感、渊博和想象，就没有对语言的深刻洞察和娴熟驾驭，就不可能有丰沛的创作动力，也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包罗万象的书。不仅如此，马钧兄还说：“我肚子里还真垫了几根大梁般的‘理论支持’”。正是文学和美学的理论大梁，撑起了这部内容庞杂、结构繁复之它的初衷。马钧兄说，“秘密炼制时代的稀有物质，在精神的作坊聚集心光，织就心锦”，与其说这是对李万华作品的评论，无如说是夫子自道。他用“古灵精怪”概括李万华的文学特征，而马钧兄这部书的精神气质也与此完全一致。朋友们只要开卷阅读，方知我所言非虚。

我还记得小学教室墙上挂着的爱迪生的名言：“天才是一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我也相信这句话揭橥的真理。作为马钧兄多年的朋友，我可以证明，他在这部书里表现的才华，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异禀，而是许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果。马钧兄推崇“万人如海一身藏”，热爱《归园田居》，喜欢“默存”，熟悉青海文坛的系列“隐身人”，从中不难看出他的人生哲学和价值取向。在一个众目睽睽、甚至器上上的时代里，马钧兄一如他反复提到的齐奥朗：退回孤独，远离名利场，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写作，兼收并蓄各派思潮和学说，努力探索人生的真谛。他向往这种逆了“世风”的生活，而且把理想变成了现实，他努力的栽培和浇灌，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是幸运和幸福之人。



里，我的父亲也曾如此卑微的活过，只是我不曾用心地懂过。黄志远，我的老父亲，你去了哪里？

啊！故乡！依旧无法脱离地讲起了乡愁，乡愁永远是中国人无解的情思。从李白的“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到余光中的“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是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无一不在诉说着这一种相思，对家对故乡的惦念。而《风雨磐石》把我们的乡愁穿成了线，如绣花针一针一针地在书中穿行。麦田、杨树、云雀、烽墩、石头，是黄志远的乡愁；炊烟，牛羊、田野、山风，是我的乡愁。你呢？《风雨磐石》中总有一处会撕开你乡愁的口子，让你陷入其中，欲罢不能，就如我在其中迷失自己。

不管是向晚的风，还是晨间的雾，都是吹过山间的岚。也不管是卑微地活着还是倔强地活着，我们都要活着，还要努力好好地活着。活着就去经历该经历的，去承受该承受的，无畏不惧，尽管卑微，但也要有力量，历史的车轮之下，是无数卑微的人撑起了脊梁。《风雨磐石》让我看见了那些卑微的他们和我们，它不是高高在上地写，而是用深到心底的笔触告诉我们那些人曾经是如何存在。正如作者雪归所述：致敬村庄，从不放弃，就算他们摧毁了他们的儿女，他也依旧选择善良。这不是懦弱，而是用大地般广阔的胸怀接受了已发生的无力改变的事实。他知道，不管怎样，女儿的伤已无法愈合。当他为了女儿的工作，提着东西一次次上门托关系，被羞辱被拒时，我仿佛看见我的父亲提着一壶十斤的清油在为我奔忙。那些日子

让我们致敬生活，使我们获得体验的权力；致敬作者，给卑微的人以存在的空间给他们以力量！

倾听历史的回声

□东永学

拿到王月邦同志的长篇历史小说《铁马冰河》的那一刻，南宋诗人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一诗涌上心头：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这是一首爱国诗篇，小学时候就会背诵。小学阶段，听老师教条式的讲解，对一首诗的理解也就是囫圇吞枣的一种填鸭式接受。看王月邦同志的达坂山剿匪记的时候，这首诗一直萦绕在脑海里，这是一首诗的意境和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主题的相互印证的一种第三感应，一首诗的深层理解因为一本书而激活。

《铁马冰河》一书作为红色故事和党史学习教育的文化成果出版，有它的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解放初期甘青一带达坂山的匪患及剿匪一度是祁连山下的民间说不完的话题，曾经在很多场合听过相关的话题，村里爷爷辈的老人们讲过一些亲历的故事。三十多年前，曾经有文友莫自才搜集整理过相关素材，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或别的什么原因没能继续下去。再后来又有阿朝阳同志也有过写这个题材的想法和行动，一次聚会中他说搜集整理了一大堆资料，准备开写，但也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写出来。前两年王月邦同志说在搜集资料，要写达坂山剿匪记，我有一些担心，害怕作为甘青一带解放初期的这个重大事件不好把握不好写，可喜的是王月邦同志把它写出来了，写成了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用文学的形式写出了一段历史的印记，这就是一种成功，是他努力的成果。

写《铁马冰河》一书，王月邦同志在搜集素材上下了真功夫，他查阅了能查到的有关达坂山剿匪的很多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到门源、大通、乐都、互助等地的文史馆、档案馆查阅县志、文史资料，调查原始档案，有关互助、大通、门源一带剿匪情况搜集了第一手资料，从而完成了还原历史的真实的文字图谱框架。另外，他在法院工作，有条件能翻阅当年剿匪工作的一些可以直接了解事实真相的一步路，也让他真切了解了这段历史。这样，他的小说就有了明晰的写作思路；因为有第一手资料，里面的事件和一些人物名字都是真实的，一些情节也是尊重历史基础的，读这样的小说就是在读一部地方史。比如有两个匪首鲁国佐、鲁顺德，他们是互助人，土族，从小听惯了他们的名字，也听说了一些民间对他们的一些夸张的传说。看完书，知道民间的一些传说神话了这两位匪首，只不过他们比一般人凶残和狡猾一些而已。

写作前的两年多准备时间，王月邦同志搜集文字资料的同时，为了写作思路的清晰化，他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亲自走访了很多曾经土匪盘踞过，或者发生过剿匪战役的地方，这种实地考察有助于作者在小说中的场景描写能避从历史真实，互助的北山浪士掌、阔胜掌、元圃沟、索干掌、门源的浩门镇、皇城滩这些土匪经常盘踞的地方，他走访不止一遍，大通、乐都和甘肃的很多地方也是亲自走访，打听参加过剿匪运动的

活着的一些老人并进行采访座谈，获得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

2021年夏天，我陪着王月邦同志到甘肃天堂寺镇业土沟村，走访一位参加过剿匪工作的老民兵，老人给我们讲述了他十六七岁当民兵，参加业土沟围剿土匪头子鲁国佐的真实经历。王月邦同志因为有这样的走访搜集，小说中就有了很多吸引人的细节描写，整部小说有了可读性和真实感。那一天，我们还专门去看了击毙鲁国佐的那条山沟，通过老民兵的讲述，走到战事发生的山岭，我的脑子里也还还原了地方武装和民兵合力击毙土匪头子的场景，这些都是小说中最吸引人的地方。

王月邦同志是“60后”作家，以前还写过长篇历史小说《曾国佐将军》，因而他写军事题材的小说能把握一种尺度，就是尊重历史事实，文学的再加工也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胡编乱造，他做到了事实和虚构间的尺度把控，整个事件的描写尊重历史，同时又有文学的一种加工补充。

达坂山剿匪是一场人民武装和反动势力之间有悬殊的斗争，当时大通有剿匪部队和地方武装人员牺牲二百三十九名，门源牺牲六十六名，互助牺牲二十六名，数字是真实的。整部小说写到了斗争的残酷，一些烈士事迹在小说里得到了艺术性的还原，比如互助的民兵文思问的事迹我是有过的了解的，三十多年前在互助县五十乡卓科村教学的时候，我还带着学生在清明节去祭奠过他，当时他的坟就在卓科学校西边的小路边的一块地里。小说里写到了在寺湾村瓦窑沟发生的击毙匪首鲁顺德的情景，文中写到了战斗中民兵文思问的事迹及当时的正义和邪恶的较量。

写作中，王月邦很严谨，不论是写大部头的长篇小说，还是短小的散文，他不会为了哗众取宠而随便使用一些流行语和网络语言，读他的文章，有一种硬炼的文字的亲合力，叙事简洁，不会为了渲染而拖泥带水，不会为了宣泄而拖泥带水。达坂山剿匪事发地点在祁连山一带大通河流域，有很多人就土生土长在这里，生活习俗和语言对话丢不开地域限制，王月邦同志的整部书里尊重这些地方文化特色。写到当地人，文中运用了很多河湟方言，这些语言符合人物身份，没有那种网络流行小说语言的陌生感，甚至一些江湖黑话的应用恰到好处，代表了这一类人的特殊身份，切合每一个人物的形象。小说中还有外来军人的描写，这些人的说话做事也尊重身份，他们的语言突出了自身特色，贴合自己的身份，这是我认可的另一种文学写作的成功。

网络写手们写历史喜欢穿越，喜欢“戏说”和“解构”历史，人物语言是当下的流行语，人物做派是当下的流行风，也许年轻人喜欢这种写作，但我感觉写历史还是要尊重历史。王月邦同志写了两部历史长篇小说，都是在尊重历史的情况下做了艺术的加工，实现了一种文学处理，所以两部书都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选读本，祝贺小说的出版，也希望他的写作之路继续下去，能写出一些厚重的文学作品。

悦读

致敬卑微

——读《风雨磐石》有感

□柳儿

要时间整理心情。

今天，当我敲下这些文字时，读完它已两月有余了，我想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大家关于《风雨磐石》的事。它不仅仅是十几万个文字符号的堆积，不仅仅是在讲一个故事，而是用文字述说那些在历史的长河里，因为卑微、因为弱小被淹没，走过了就不复存在的小人物，他们是历史滚滚车轮下的灰，是浩浩长河里的一滴水，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但他们真的就是这样吗？

华夏五千年的文明起点是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基于土地之上，立于天地之间，所以中华民族的血脉里才流淌着质朴、勤俭、拼搏、顽强的精神；所以无论经济如何发展，我们永远也无法撇开农村这一个关口；所以在我们国家日益强盛的今天，国家才全力发展“三农”，因为农业、农村、农民才是我们的根，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在。所以，当《风雨磐石》以它自己的方式向我把那些农村的琐事铺陈眼前时，我这个久离故乡的人就被深深的刺痛了，那些逝去了很久的记忆开始变得鲜活，我看见我的父老乡亲们又在那条山沟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看见清晨的炊烟升向天空，我看见夜晚

的星辰映着灯火，我看见牛羊唱晚，我看见风过河滩……我开始泪眼婆娑。

草芽儿会顶破板结的土壤，会钻出石头的缝隙，会在阳光下舒展枝叶，伸开手脚。所以我们该有希望，不管生活给了我们怎样的痛苦，也不管生活如何地戏弄，因为一直不曾放弃，一直想着向上向上，所以一切终将迎来曙光。

寄不出去的六十五封信，是草芽儿灵魂无畏的抗争，那些黑暗的日子她无人诉说，她的肉体遭受凌辱与尘世无情的碾压时，好多人可能都会想到死。但死真的是勇敢的吗？不是，真正勇敢的不是去死，而是背负着屈辱，忍辱负重地活着，还想着活出个样子。我几乎能看见她俯在灯下，为自己写信的样子，真想好好抱抱她，告诉她：世界很美，有她真好；告诉她，不要害怕，我们终将长大；告诉她，把伤害留给过去，我们可以走向未来……

啊！父亲！黄志远是那些万千乡村老父亲的集体化身，我相信每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都能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父亲的影子，他坚韧、倔强，从不言苦，从不放弃，就算他们摧毁了他们的儿女，他也依旧选择善良。这不是懦弱，而是用大地般广阔的胸怀接受了已发生的无力改变的事实。他知道，不管怎样，女儿的伤已无法愈合。当他为了女儿的工作，提着东西一次次上门托关系，被羞辱被拒时，我仿佛看见我的父亲提着一壶十斤的清油在为我奔忙。那些日子

其实这应该是一篇早就该写出来的文字。那天，收到文友雪归寄来的《风雨磐石》，天空湛蓝，如水洗过。今年的早夏天气清凉，淅淅沥沥的雨从春天一直漫延，庄稼得不到合适的光照，一直迟迟不肯生长，人们的心因为几次三翻的流感也都郁郁寡欢，而那天却是少有的好天气。书面的那一片湛蓝，一时让我有了一种恰似你的温柔般的感动。

我读书有自己的方式，有些可以一目十行，整本书中只取自己喜欢的一瓢饮，而有些，比如像《风雨磐石》，我会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叩。对，是叩，如站在一个喜欢的庭院之外，我轻轻地叩门，不想惊扰了谁的美梦，只想把门叩开一道缝，刚好我可以侧身而入，不要跟随谁，只要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坐坐，在那儿瞧瞧，在林下歇息，在月下畅想。但很不幸的是，我在《风雨磐石》这本书里迷路了，迷路不是因为书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我自

己，它无意中刺激了我的神经，让我已无法拿捏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心灵的走向，所以读完我失语了。我发信息给雪归：书我已读完，万千头绪理还乱，我需

